

臺灣兒歌的起源和趣味

文／林良
(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)



▲長輩為孩子說故事，就是一種口耳相傳。(攝影／陳壁銘)

界各國的兒童文學「同步化」了。

三、兒歌的搜集與記錄

「兒歌」，也就是臺灣所說的「囡仔歌」，最初也是以「口傳文學」的形式出現。這些兒歌的搜集，以閩南語兒歌較為豐富，例如〈天烏烏，要落雨〉。客家語兒歌次之，例如〈月光光〉。原住民的兒歌搜集得最少。

記錄這些兒歌，面臨的困境是出現在兒歌裡的語言往往是「有音無字」，記錄者必須自己去「找字」或「造字」。儘管是這樣，搜集者所付出的辛勞是令人敬佩的。從記錄和保存的觀點來看，如果我們能發展出一套標音系統，那麼透過漢字和音標的雙管齊下，一定會有更好的成績。

四、兒歌的趣味和功能

從兒童文學的觀點來看，兒歌可以幫助兒童學習語言、認識生活、熟悉鳥獸草木蟲魚的名稱，對他們的成長有益。舉兒歌〈天烏烏〉作一個例子：這首兒歌的前四



▲兒歌和民間故事經過採集和文字記錄，可以更有效的被保存和傳播。(攝影／陳靜)

一、兒童文學與口傳文學

兒童文學最古老的根源是「口傳文學」。口傳文學的特色是「口耳相傳」，沒有文字的記錄。口傳文學有兩大類別，一類是民間故事，另外一類就是兒歌。民間故事的傳播者，是廟庭前的說書人、族裡的長輩。兒歌的傳播者，是和孩子最親近的祖母、母親和家中的女性長輩。

這些口傳文學有兩項特色。第一個特色是無法追溯作品原創者是誰，而且因為是一代一代相傳下來，其間經過傳播者一再的修飾和改變，也很難找出它初創時候的原始面。第二個特色是它必然是方言的，是用族群的日常生活語言來創作，所以往往相當真實的保存了族群語言的面，成為可貴的研究資源。

二、用文字記錄口傳文學

兒童文學第一階段的發展，是利用文字去記錄口傳文學，加以保存、傳播。在西方，這樣的工作有「格林兄弟」、「安徒生」這些先驅去做，為他們的孩子留下了「格林童話」、「安徒生童話」這樣的民間故事集。在臺灣，也有先驅者搜集口傳的故事，以文字記錄下來而保存了不少臺灣民間故事，例如愛搗亂的「邱岡舍」、笨得出奇的「傻女婿」等等。

兒童文學今日的發展，已經由口傳文學的文字紀錄轉化為個人創作。兒童文學作家開始為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童話、自己的少年小說，跟世



▲現今坊間出版的兒歌，大多配繪生動的圖畫，讓孩子更有親切感。(圖片提供／王金選)

句：「天烏烏，要落雨，舉鋤頭，巡水路」，反映了農家的生活。說明在大雨將來的時刻，農人扛著鋤頭巡視田間擋水的堤堰和排水的溝渠，看看有什麼地方不妥，發現了立刻就加以修補的情形。

閩南兒歌，其中有兩句：「竹竿審審好晾紗，花甌細細好斟茶」。這兩句兒歌的意思是：顛悠悠的竹竿最適合用來晾紗綢，質地細緻的茶杯最適合用來品茶。兩個句子說明了城市人對器物和生活的品味。

接下來的句子：「遇到了一尾鯽仔魚，要娶某」，立刻展開了一個童話場景，描述了迎親的陣仗，出現了各種水族動物的名稱。這就是兒童學念囡仔歌的趣味所在。

兒歌也可以反映都市生活，反映出城市人對生活的品味。有一首

五、兒歌的創作趨勢

兒歌是兒童文學裡的重要文類。研究閩南語漢字書寫的學者，也有人以閩南語從事兒歌創作，但是兒童文學作家以國語從事兒歌創作也成為一個趨勢。例如大家熟悉的「三輪車，跑得快，上面坐個老太太」，或者「妹妹背著洋娃娃，走到花園來看花」，都是很好的例子。這些兒歌，連不會說國語的兒童也都聽得懂了。

現代臺灣的兒歌創作，跟傳統的兒歌最大的不同，不只是形式上更自由，不只是新事物的紛紛登場，最明顯的不同，是題材的不斷擴大。傳統的兒歌不談保護地球，不談自然生態保育，卻是現代兒歌作者最關心的主題。

臺灣囡仔歌的演變

文／施福珍

臺灣的漢人，大都是明鄭以後，陸續從唐山移民過來的。當時的兒童從長輩口中學會傳統念謠，再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下來。日本政府占領臺灣後，大力推廣兒童音樂，臺灣的兒童天天唱日本兒歌，偶爾也念念傳統念謠，但幾乎忘了自己是臺灣人了。

1931年，臺灣的流行歌盛行，彰化籍的作家黃周在《臺灣新民報》提出呼籲，希望專家們創作「臺灣囡仔歌」來傳唱。兩年後，古倫美亞和利家黑標兩家唱片公司出版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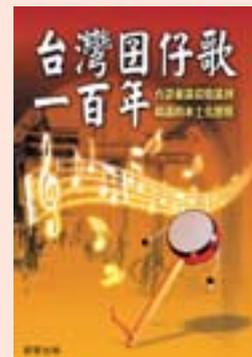
二十首〈臺灣囡仔歌〉，但不知什麼原因沒有傳唱下來。1939年後，日本政府開始提倡「皇民化」運動，禁唱臺語歌曲，只准唱日語軍歌，臺灣的兒歌當然也不能唱。

1945年終戰後，臺灣國民政府接收臺灣，卻因1949年實施戒嚴，學生在校不准使用方言交談或歌唱，在強勢的國語環境下，「臺灣囡仔歌」根本沒有生存的餘地。

1964年，彰化縣員林鎮成立「員林兒童合唱團」，由施福珍指導，每週日在員林公園的興

賢書院練唱，之後更練唱施福珍的新作〈點仔膠〉、〈羞羞羞〉等十數曲，臺灣囡仔歌始有起色。

1987年臺灣解嚴，此後老百姓可以自由吟唱自己的母語歌曲，不再受限制，臺灣的兒歌開始大量生產：有國語版、閩南語版、客語版、原民語版等，大家終於可以各取所需，高興的歌唱了。



▲施福珍著作《臺灣囡仔歌一百年》。(圖片提供／晨星出版社)